

禪林僧寶傳目錄卷中

第十一

洞山聰禪師

雪竇顯禪師

天衣懷禪師

好子青蘊禪師

第十二

薦福古禪師

翠巖芝顛禪師

第十三

福昌善禪師

大陽延禪師

第十四

神鼎諲禪師

谷山崇禪師



圓照本禪師

第十五

衡嶽泉禪師

法華舉禪師

第十六

廣惠璉禪師

翠巖芝禪師

第十七

浮山遠禪師

投子青禪師

天寧楷禪師

第十八

大覺璉禪師

興化銑禪師

第十九

餘杭政禪師

西余端禪師

第二十

言法華

華嚴隆禪師

禪林僧寶傳目錄中

禪林僧寶傳第十

明白庵居沙門惠洪撰

洞山聰禪師

雪竇顯禪師

天衣懷禪師

洞山聰禪師

禪師名曉聰生杜氏韶州曲江人少依雲門寺得

度頭骨嶢然一帔閱寒暑周游荆楚飫厭保社與

衆作息無有識之者在雲居時傳僧伽在維揚於

是禪者立問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麼揚州出現

聰婆娑從旁來衆戲使對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

有道衆目笑之蓮花峯祥庵主聞此語驚曰雲門
兒孫猶在耶夜敷坐具望雲居拜之叢林遂知名
至洞山依詮禪師大中祥符二年詮移住棲賢以
聰繼席果嗣文殊應天真禪師真見圓明密雲門
四世孫也聰見僧來有所問輒嗔目視之曰我擊
虎術汝不會去一日自荷柴登山僧逆之問曰山
上住爲什麼山下擔柴答曰山上也要柴燒雲居
舜老夫時年少聰使乞食鄂渚有居士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曰黑如漆曰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居
士笑曰道人不自洞山來耶舜默慙馳歸舉似聰

聰代前語曰此去漢陽不遠代後語曰黃鶴樓前
鸚鵡洲舜因悟其旨聰示衆曰一大藏教是箇之
字祖師西來是右字或作手作麼生是正義良久曰
天晴蓋却屋趁閑打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自高
歌手植萬松於東嶺而誦金剛般若經山人名
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
聰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聰拄鐻
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
急佛法却成流布寶請代語聰曰何不道氣喘殺
人逍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什麼處聰指曰此一株

松是老僧親栽初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蓮花峯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既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峯天聖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當今自寶住持因與門人叙透法身說偈曰叅禪學道莫忙忙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尪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鋤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卒而化又七日闍維得五色

舍利塔于西阿之曰來贊曰聰答所問兩句耳而蓮花祥公便知是雲門兒孫古人驗人何其明也如此予留洞山最久藏中有聰語要一卷載雲水僧楚圓請益楊億大年百問語皆赴來機而意在句語之外圓卽慈明也初受汾陽祝令更見聰故慈明參扣餘論尚獲見之嗚呼聰爲蓮花峯汾陽所知則其人品要當從玄沙稜道者輩中求也

雪竇顯禪師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

八日生于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銑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荆渚間歷年嘗典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鐵嘴者於金陵覺趙州待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栢樹子因緣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真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

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顯盛年工翰墨作爲法句追慕禪月休公嘗游廬山棲賢時誤禪師居焉簡嚴少接納顯藟苴不合作師子峯詩譏之師子峯在棲賢之後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顯與齊岳者爲侶同謁五祖戒禪師顯休於山前莊遣岳先往機語不契顯亦竟不見北游至復州北塔祚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

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學者莫能覲其機顯
俊邁祚愛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顯與學士曾
公會厚善相值淮上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
興登天台鴈蕩曾公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
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沈衆中俄曾公
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
使吏檢床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公問向所附書顯
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一本曰然
世無求敢曾公大笑珊公以是竒之吳江翠峯虛
希薦達哉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

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
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
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坐又環顧大衆曰人天普
集合發明何事豈可牙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
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
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
顧鑒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
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
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
明取既辨明得便能截生處流踞佛祖位妙圓超

悟正在茲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後任
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
下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
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
遮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卽
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也於是
令搥鼓衆集顯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
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
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劔未出匣時
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

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劔未出匣神光射斗
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暮
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
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
回頭爭柰何餘敷揚宗旨妙語徧叢林皇祐四年
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十三坐
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天衣懷禪師

禪師名義懷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也世以漁爲業
母夢星殞于屋除而光照戶已而娠及生尤多吉

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
江中父怒答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
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
見如鶴在雞群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
拊懷背曰臨際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耆宿耆宿曰
汝其當宏禪宗乎行矣勿滯于此懷初謁荊州金
鑿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禪師又不契東遊至
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
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
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倡之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

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
爲類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然諸方
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
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
門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山迎歸養侍劑藥才如
姑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問卵塔
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推枕而
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崇寧中勅謚
振宗大師
贊曰予觀雪竇天衣父子提倡之語其指示心法

廣夫分曉如雲廓天布而後之學者失其旨的爭
以識情數量義學品目緇穢之譬如燧人氏鑽火
將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烹儒焚書豈不
誤哉然予聞菩薩宏法爲內外護皆本願力故曾
集賢之知雪竇言法華之識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禪林僧寶傳第十二

薦福古禪師

禪師名承古西州人傳失其氏少爲書生博學有
聲及壯以鄉選至禮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
從山水中來客潭州了山見敬玄禪師斷髮從之
遊已而又謁南嶽雅禪師雅洞山之子知見甚高
容以入室後遊廬山經歐峯愛宏覺塔院閑寂求
居之清規凜然過者肅恭時叢林號古塔王初說
法於芝山嗣雲門景祐初范文正公仲淹守饒四
年十月迎以住薦福示衆曰衆生久流轉者爲不

明自己欲出苦源但明取自己自己者有空劫時
自己已有今時日用自己空劫自己是根蒂今時日
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夏將末空劫已前事還得
相應也未若未得相應爭柰求劫輪迴何有什麼
心情學佛法廣求知解被知解風吹入生處海若
是知解諸人過去生中惣曾學來多知多解說得
慧辯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與空劫已前事
不相應因茲惡道輪迴動經塵劫不復人身如今
生出頭來得箇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廣求知解
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迴何不歇心去如癡如迷

去不語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奈汝何古德云一
句語之中須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門是佛知
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脫法界衆生皆令成佛今人
却言三玄是臨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
事難分古注曰此句惣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
玄也得意忘言道易親古注曰此玄或作中玄也
一句明明該萬象古注曰此體中玄重陽九日菊
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僧問三玄三要之名願
爲各各標出古曰三玄者一體中玄二句中玄三
玄中玄此三玄門是佛祖正見學道人但隨入得

一玄已具正見入得諸佛闡域僧問依何聖教參
詳悟得體中玄古曰如肇法師云會萬物爲自己
者其唯聖人乎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
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微塵因心
成體六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
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心生萬種法又云於一
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此等方是
正見纔缺纖毫卽成邪見便有剎法不了唯心僧
又問如何等語句及時節因緣是體中玄古曰佛
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插

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一踏踏
倒起曰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識得
根源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己州對曰山河大
地此等所謂合頭語直明體中玄正是潑惡水自
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誠曰大凡下語如當門劍
一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若不如是或在句下又
南院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
僧進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杏山問石
室曾到五臺不對曰曾到曰見文殊不對曰見又
問文殊向汝道什麼對曰道和尚父母拋在荒草

裏僧問甘泉維摩以手擲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
意旨如何答曰填溝塞壑僧曰一句道盡時如何
答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來曰南嶽來又問讓
和尚爲甚入洞庭湖裏僧無對雲門代云謝和尚
降尊就卑此等語雖赴來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
且未得脫灑潔淨更須知有句中玄僧曰既悟體
中玄凡有言句事理俱備何須句中玄古曰體中
玄臨機須看時節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卷舒
萬象縱奪聖凡被此解見所纏不得脫灑所以須
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脫一路向上關捩又謂

之本分事祇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語句是句中
玄古曰如比丘問佛說甚法佛云說定法又問明
目說甚法佛云不定法曰今日爲甚定明日爲甚
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
佛法大意答曰廬陵米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
和尚親見南泉來是否答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又
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答曰餬餅如何是
向上關捩曰東山西嶺青又問洞山如何是佛答
曰麻三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揔通
所以體中玄見解一時淨盡從此已後揔無佛法

知見便能與人去釘楔脫籠頭更不依倚一物然
但脫得知見見解猶在於生歿不得自在何以故
爲未悟道故於他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話今
世以此爲極則天下大行祖風歇滅爲有言句在
若要不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
因緣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
得入又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
來意答曰我今日無心情但問取智藏僧問藏藏
曰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又問海海曰我到遮裏

却不會又臨際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三
問三被打此等因緣方便門中以爲玄極唯悟者
方知若望上祖初宗卽未可也僧曰三玄須得一
時圓備若見未圓備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玄未
了句中玄此人長有佛法知見所出言語一一要
合三乘對答句中須依時節具理事分賓主方謂
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不怠知見故道眼未
明如眼中有金屑須更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
句中玄卽透得法身然返爲此知見奴使並無實
行有憎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體中玄也雲門

臨濟下兒孫多如此凡學道人縱悟得一種玄門
又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脫灑路上始得平
穩腳踏實地僧曰旣云於祖佛言句棒喝中學何
故有盡善不盡善者古曰一切言句棒喝以悟爲
則但學者下劣不悟道但得知見知見是學成非
悟也所以認言句作無事作點語作縱語作奪語
作照作用作同時不同時語此皆邪師過謬非衆
生咎學者本意只欲悟道見性爲其師不達道祇
將知見教渠故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僧曰師論
三玄法門名旣有三法門亦有三而語句各各不

同如何又言一句之中須具三玄三要古曰空空
法界本自無爲隨緣應現無所不爲所以虛空世
界萬象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草木榮枯人天
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世出世間皆
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還歸此法界
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
裏轉大法輪維摩曰或爲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
時作地水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智
水示作魚龍處涅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物真覺

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三祖云一
卽一切一切卽一故曰萬法本無攬真成立真性
無量理不可分故知無邊法界之理全體徧在一
法一塵之中華嚴曰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
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到此
境者一法一塵一色一聲皆具周徧含容四義理
性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
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僧又進曰古人何故須要
一語之中具三玄三要其意安在哉古曰蓋緣三
世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體中玄三世祖師所

有言句并教法出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與祖
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門中沒量大人容
易領解且如親見雲門尊宿具大聲價如德山密
洞山初智門寬巴陵鑒只悟得言教要且未悟道
見性何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椀裏
盛雪問吹毛劒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佛教祖
意是同別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轉
語足報雲門恩了也更不爲作忌齋大衆雲門道
此事若在言句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轉
語便報師恩乎古臨終寫偈辭衆曰天地本同根

鳥飛空有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乙酉冬至
四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蜜
贊曰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爲玄沙所
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其三分兩種
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何謂三玄三要爲玄沙
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
要有玄有要者臨濟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黃蘗但
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峯但名陷虎却物譬如火
聚觸之爲燒背之非火古謂非是臨濟門風則必
有據而言古據何不明書以絕學者之疑不然則

是臆說肆爲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立三玄
則分以爲體中爲句中爲玄中至言三要則獨不
分辨乎方譏呵學者溺於知見不能悟道及釋一
句之中具三要則反引金剛首楞嚴維摩等義證
成曰性理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
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夫叙理叙事豈非知
見乎且教乘旣具此意則安用復立宗門古以氣
蓋人則毀教乘爲知見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
爲證此一失也何謂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耶曰
巴陵真得雲門之旨夫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

無語名爲活句使問提婆宗答曰外道是問吹毛
劔答曰利刃是問祖教同異答曰不同則鑿作死
語墮言句中今觀所答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
非語則皆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過矣二失也
何謂分二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耶曰世尊
偈曰陀那微細識習氣如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
不開演以第八識言其爲真也耶則慮迷無自性
言其非真也耶則慮迷爲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
立言之難也爲阿難指示卽妄卽真之旨但曰二
種錯亂修習一者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識精

圓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然猶不欲間隔其辭慮
於一法中生二解故古剏建兩種自己疑誤後學
三失也

三夫也

圓月... 皆... 祖... 貴... 然... 醉... 不... 海... 間... 翻... 其... 隨... 亦...

禪林僧寶傳第十三

福昌善禪師

福昌善禪師

禪師名惟善不知何許人任荆南福昌寺嗣明教

寬禪師為人敬嚴祕重法道初任持時屋廬十餘

間殘僧數輩善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禪

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客至肅然加敬十餘

年而衲子方集至百許人善見來者必勘驗之有

僧纔入方丈畫一圓相呈善善喝曰遮野狐精其

僧便作擲勢以脚搯之三善曰蒿箭子其僧禮拜

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大別曰在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曰水牯使什麼人作對曰不曾觸他一粒米曰二時喫箇什麼僧無語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安州曰什麼物與麼來也對曰請師辯著曰驢前馬後漢僧喝之曰驢前馬後漢又惡發作麼僧又喝善便打僧無語善喝云遮瞎驢打殺一萬箇有甚罪過參堂去有僧自號映達摩纔入方丈提起坐具曰展卽徧周法界不展卽賓主不分展卽是不展卽是善曰汝平地喫交子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善便打映曰奪

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善曰棺木裏瞠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悞和尚善曰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又問僧近離什麼處對曰承天曰不涉途程道將一句來僧喝之善便打僧以坐具作搥勢善笑曰喪車後掉藥囊又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善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善便打乃自代云適來猶記得問超山主名什麼對曰與和尚同名善曰回互不回互對曰不回互善便打又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遠離兩浙近離鼎州曰夏在什麼處曰德山曰武陵溪畔

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乃自代曰水到渠成又問僧
什麼處來對曰復州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請和
尚試辨看曰禮拜著僧曰啗善曰自領出去三門
外與汝二十棒善機鋒峻不可嬰諸方畏服法席
追還雲門之風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巖悅在福昌
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
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
家也
贊曰明教在雲門一日聞白槌曰請師寬充典座
明教翻筋斗出衆曰雲門禪屬我矣及住持嘗自

外歸首座問曰游山不易明教舉拄杖曰全得渠
力首座奪之卽隨倒卧首座掖起度與拄杖明教
便打曰向道全得渠力予嘗想見其人今觀善公
施爲真克家子也

大陽延禪師

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爲警延江夏張氏
子也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金
陵崇孝寺延往依以爲師年十九爲大僧聽圓覺
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講者曰圓以圓融有漏
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延笑曰空諸有無何名

圓覺講者嘆曰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
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
今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禪師問如何是無相道
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異處士畫延擬進語
觀急索曰遮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於是延悟
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
道卽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
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
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
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

帶雪飛觀稱以爲洞上之宗可倚延亦自負儕輩
莫敢攀奉一時聲價藉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
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退處偏室延乃
受之咸平庚子歲也謂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
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
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
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隨分納此此渠惣不
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納此此底道理但截
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
卽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

不繫隨處轉輓輓地更有何事僧問亾僧遷化向
什麼處去延曰亾僧幾時遷化僧曰爭柰相送何
延曰紅爐燄上條絲縷鬢鬚雲中不點頭見僧種
瓜問曰甜瓜何時可熟對曰卽今熟爛也曰揀甜
底摘來對曰什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對曰未審不
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他麼對曰雖然不識
不得不與延笑曰去其僧後病延入延壽堂看之
問曰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
無因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對曰遮
箇猶是遮邊事延曰那邊事作麼生對曰匝地紅

輪秀海底不栽花延笑曰乃爾惺惺耶僧喝曰遮
老漢將謂我忘却卽興陽延神觀竒偉有威重從
兒穉中卽日一食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
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
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
使爲求法器傳續之延嘗注釋曹山三種語須明
得轉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隨類墮注曰是沙
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
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
尊貴墮注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遮邊行李若不虛

此位卽坐在尊貴三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注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答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予嘗作隨類墮偈曰紛然作息同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作尊貴墮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額見何驚異作隨處墮偈曰有聞皆先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今併系於此延以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贊曰延嗣梁山觀觀嗣同安志志嗣先同安丕丕嗣雲居膺膺於洞山之門爲高第也余觀大陽盛時有承剖兩衲子號稱竒傑卒至於不振惜哉微遠錄公則洞上正脈幾於不續矣嗚呼延之知人可以無媿也

禪師洪諲者襄水人也傳失其氏或云生隱於衡嶽之三生藏有湘陰男子邦稱右族來游福嚴即
諲室見諲氣貌閑靖一鉢挂壁莫能親踈之傾愛
之忘去謂曰師寧甘長客于人亦欲住山乎我家
神鼎之下鄰寺吾世植福之地久無住持者可俱
往諲笑曰諾乃以已馬馱諲還諲至設魚鼓粥飯

禪林僧寶傳第十四

大贊神鼎諲禪師

而令圓照本禪師

神鼎諲禪師

谷山崇禪師

往諲笑曰諾乃以已馬馱諲還諲至設魚鼓粥飯

如諸方一年而成叢席十年而有衆三十輩僧契
嵩少時游焉誣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兩小甕吃
曰汝來乃其時寺今年始有醬食矣明日將粥一
力挾筐取物投僧鉢中嵩睨上下有卽咀嚼者有
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出以觀皆碎餅餌問諸
耆老曰此寺自來不煮粥脫有檀越請應供誣次
第撥僧赴之祝令攜乾殘者歸納庫下碎焙之均
而分俵以當麪也堂頭言汝來適丁其時良然嵩
大驚有木牀一夜則誣坐其上三十輩者環之聽
其誨語誣曰洞山頌曰貪瞋癡太無知果賴今朝

捉得伊行卽打坐卽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
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鼎卽
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
卽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
問知不知又嘗曰無量劫來賃屋住至今不識主
人公借問諸人還識主人公也未良久云若有人
問神鼎向伊道作麼作麼又云不得作主人公話
會參智度寺沙門本延謁誣夜語還謂郡將曰誣
公所謂本色老宿惜陸沉山中郡以禮請開法誣
辭免不得已曰山僧年十八游方亦無正意參禪

只欲往東京聽一兩本經論以答平生何期行到
汝州忽值風發吹上首山見箇老和尚劈頭槌一
槌當時浹背汗流禮却三拜如今思量悔不當初
束縛送去首山後却歸鄉井古寺閑房任運過時
豈不快哉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今日有
一炷香也要對衆燒却供養此老只是汝州土宜
乃升座問答罷又曰齋會已具僧俗已集問答已
畢佛法成辦只將此善上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疆
便座道俗懽呼以爲未始見也於是謔聲名普
聞信問烏窠侍者欲往諸方學習佛法去烏窠但

吹布毛便悟去如何謔曰此事卽知此人久積淨
業曠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布毛舉似復吹之曰
會麼不得孤負老僧良久曰我在首山與汾陽師
兄曾如此說汾陽作偈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
擬去學參禪烏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
看它吐露終是作家又曾同作拄杖子偈昭曰一
條拄杖刺蝎勁直螺紋爆節尋常肩上橫擔大地
乾坤挑幹戳開情鈍頑癡打破利尖點如今卓
在面前諸方作麼拈掇我卽不與麼道僧曰願聞
和尚偈偈曰得處不在高峯亦非淺谿深壑如今

幸得扶持老病是爲依托僧問有問首山如何是
佛法大意答曰我不將小意對闍梨諍曰若有問
神鼎但向道此一問豈是小意會麼首山大似擔
水河頭賣神鼎只解就窩裏打良久曰相見不揚
眉君東我亦西有時示衆曰雨下階頭濕晴乾又
沒泥姨姨孃姊妹嫂嫂阿哥妻若與麼會得猶是
長連牀上粥飯僧作麼生道得一句作箇出格道
人有麼良久云適來有一人爲蛇畫足踣跳上梵
天墜著帝釋鼻孔帝釋惡發雨似盆傾諸人還覺
袈裟濕麼有僧自汾州來傳是舉諍倚拄杖曰

朶峯巒上獨樹不成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淺
遠澗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回手之機僧曰盲人
無眼又問曰我在衆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
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舉看諍曰鵝王飛鳥
去馬頭嶺上任天高蓋不得大家摠上路作麼僧
舉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峯諍曰不要上座答
話試說看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分光彩臉邊
紅卽拂衣去諍曰弄巧成拙僧請益首山答佛話
諍作偈曰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
李四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摠皆然起坐終諸沒

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乃又曰
雖然如此猶未盡首山大意進曰如何盡首山大
意謹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又作偈曰長安甚樂
到人稀所到者方知不是歸此方較直道迥超
凡聖外前在人不由是曹溪第二機有路霄郴州道俗
卽山迎請任王莽山不赴僧問佛不違衆生之願
爲甚有請不赴謹曰莫錯怪老僧好有偈曰一月
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若人解了如斯意
大地衆生無不徹謹德臘俱高叢林尊仰之如古
趙州同曰神鼎閑書壁作偈曰壽報七十六千足

與萬足若問西來意彼此莫相觸莫相觸何付囑
報你張三李四叔山又青水又綠歿時年八十餘
諍少年時與耆宿數人游湘中一僧舉論宗乘頗
博敏會野飯山店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諍曰上人
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
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諍曰其義如何對曰唯
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諍曰舌味是
根境否對曰是諍以箸挾菜置口中含糊而言曰
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諍曰路塗
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

須實悟闍羅大王不怕多語
贊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收實効於言
意之表者憇叟論也予觀神鼎殆庶幾無媿此言
得道時未壯隱于南嶽二十年乃領任持事又二
十年方開堂說法然皆緣起於他寔非已意譬如
夜月行空任運而去至於甘枯澹以遂夙志依林
樾以終天年可以追媿其師也

谷山崇禪師人
禪師名行崇不知何許人也初住福州報恩寺後
住潭州谷山寺嗣保福展禪師雪峯之的孫也崇

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爲諸兄弟若委悉
報恩嘗爲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
不得猶待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爲人保汝未出得
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蟆衣下客
欲得速疾相應卽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
麼罪過不然根思遲回且以日及夜究尋將去忽
然一日覩見更莫以少爲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
媯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覩教
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
見此箇事我說爲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

底法方得圓備到遮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
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
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劔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
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若有箇
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
是箇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
得兄等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
莫取次發言吐氣沈墜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
便道報恩不道有文出意賦補正劍良田共交
贊曰洞山清稟禪師作澄心堂錄錄崇語句細味

之骨氣不減巖頭恨不能多見崇寧之初衝虎至
谷山塔塚莫辨事迹零落不可考究坐而太息作
偈曰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
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

慧林圓照本禪師

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
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
天永安道昇禪師昇方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
本弊衣垢面探井臼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
參道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

法不名滿足菩提寔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
竒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游方徧
參初至池州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
知者嘗爲侍者而喜寢鼻息鈎鈎聞者厭之言於
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它日當依賴
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任越之天衣常之薦
福本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之聖壽院部
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
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者耳旣至
瑞光集衆擊鼓鼓輒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

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
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
興教二刹堅請欲往而蘓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
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
嘖曰誰不欲作福蘓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
於瑞光旣而蘓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
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矣義當見還
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
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峯庵
蘓人聞之謀奪之懼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今

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蘓蓋嘗問道於本而得其至
要因謁之庵中具舟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語
笑中載而歸以慰蘓人之思於是歸本於穹窿山
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闢相國寺
六十有四院爲八禪二律六以中貴人梁從政董
其事驛召本主惠林既至遣使問勞三日詔演法
於寺之門萬衆拜瞻法會殊勝以爲彌勒從天而
降人間也翌日召對延和殿有司使習儀而後引
既對山呼罷登殿賜坐卽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
相顧本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

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真諭以方輿禪
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
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止禪衆無出迎
師奉承睿獎闡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
登遐召本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本嘗爲先帝所
禮敬見之嗚咽不自勝哲宗加號禪師皇叔荆王
親齋勅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勅
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升座辭衆
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
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之

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非特然也其任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任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歿夢其母曰我以罪爲蛇旣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

異數又如此本平居恂恂未嘗以辯博爲事至其說法則雖盛名隆勢無所少假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本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躡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太子少保李公端愿世以佛學自名本問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旣曰無爲作麼生學李公不能答雪竇道法至本大盛老居靈巖閉門頽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

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或一本云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什麼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山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贊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顓華嚴誦本之語作偈寄之曰或一本云富鄭公弼得心因見顓師悟入深寅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

妙音王顯謨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證本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證則常隨而親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則倍之近代授法之盛無能加者非願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臻此哉

一本云自瞻顏而證之下但云則其大願真慈之力無愧紹隆之職者

禪林僧寶傳第十四

...無...
...矣...
...人...
...與...
...心...
...後...

禪林僧寶傳第十五

衡嶽泉禪師

衡嶽泉禪師

禪師名谷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

遜流俗憎之去為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

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

禪師昭奇之密受記勅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

道吾往省觀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

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

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搯之泉接

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
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
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
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
慈明蹲草中意泉歿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
曰因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或云雲峯寺住懶瓚巖又
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予此芭蕉庵幽
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
來燒枯杉饑餐大紫芋而今弃之去不知誰來住
住保真庵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

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
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
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
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
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
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肯首屠憐之割巨臠
置鉢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
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
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箇
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兔西墜榮

辱何預我興。亾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胡蘆閑走南山。與北山醉卧山路間。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畜一奴名調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巖石間。贈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禮祖。解般楫。拙禦冬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阿呵呵。有甚討處。慈明遷住福嚴泉。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謁泉。泉與語驚曰。

五州管內乃有此匾頭道人耶。南公夏於法輪泉。因寫偈招之曰。一自與師論大道。別來罕有同人到。如今拋却老狂僧。却去岫嶽峯頭坐。大雪漫漫猿聲寂寂。獨吟詠自歌曲。奇哉大道知音難得。孤雲何日却歸山。共坐庵前盤陀石。南公譏其坦率。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雲峯悅。公訪之泉。以偈贈之曰。高才悅禪者。心如孩兒貌。山野特特扶筇。遠謁予。三年見之如初也。不參禪。不問道。尋常只倡漁家傲。禪人見渠冷如灰。渠見禪人淡如皂。有

結伴詣常寧拜阿育王所藏舍利塔者以偈贈之
曰諸禪結伴游玉塔靈蹤勝境將心剗歸來舉似
看如何何似狂僧無縫塔無縫塔最難邈豈同白
玉受人踏五湖四海盡雲犇踏破幾多鞋共鞞無
縫塔甚匱匝若遇同人方始答忽然展手借樣看
便與欄腮鼓一搭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誅泉坐
清曾經由庵中決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
衢施檐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壑不是土
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舍
利不可勝數郴人塔之至今祠焉

法華舉禪師

禪師名全舉汾陽昭公之嗣也初住龍舒之法華
寺後移居白雲之海會寺爲人精嚴諒直飽參汾
陽特稱之自出并汾徧諸名山初謁荆南福昌善
禪師善問曰回牙不回牙對曰揔不與麼曰爲什
麼已喫福昌棒對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漫
語對曰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真又謁公安遠禪
師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對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
群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對曰青松蓋不雨黃
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對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

還聽稚子歌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對曰
照破祖師關又謁延壽賢禪師賢問海竭人亾作
麼生對曰毒蛇不咬人曰爲何如此對曰風引谿
雲斷泉衝石徑斜又謁夾山真首座真曰還見麼
對曰萬事全無曰還不見麼對曰千般皆在手舉
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
後如何曰江西湖南舉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
草蛇驚對曰終不捏怪又謁福嚴承禪師承問作
麼生是圓融之相對曰木人嶺上休相覷石女谿
邊更不迷舉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相曰老病

尋常事龍鍾沒好時又問融卽不問如何是圓曰
法界廣無邊承曰不圓不融時如何對曰虛空無
背面鳥道絕東西又問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
佛爲什麼不知有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曰只
爲太惺惺進曰如何是狸奴白牯却知有曰爭怪
得伊又謁石霜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
一竅對曰二竅俱明曰還見七十二峯麼對曰有
甚掩處曰道什麼對曰今日觸悞和尚慈明便打
舉曰作什麼曰將謂是收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
卒對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噴月華又謁大愚芝禪

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對曰曲不藏直曰
那箇且從遮箇作麼生對曰市中拾得寶比鄰那
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對曰路逢劔客須呈劔不是
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對曰一條紅線兩人牽
曰玄沙道諦當又作麼生對曰海枯終見底人灰
不知心曰恰是對曰樓閣凌雲勢峯巒疊翠層又
謁玉澗林禪師林曰北斗藏身事已彰法身從此
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而今亂度量曰我
作此偈天下人不肯上座肯麼對曰爭敢曰作麼
生對曰清晨升寶座應不讓南能又謁棲賢謁禪

師問如何是佛曰張三李四進曰意旨如何曰胡
餅有甚汁又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絕羈
絆底人對曰反手把籠頭曰却是作家對曰背鞭
打不着曰爲什麼上來下去對曰甚處見上來下
去戒便打舉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又謁翠
峯素禪師素曰風穴道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
牛痛下鞭如何對曰翻身師子生獐甚誰敢當頭
露爪牙曰放汝一線道對曰七顛八倒曰收對曰
了又謁雪竇顯禪師顯問牛喫草草喫牛對曰回
頭欲就尾巴隔萬重關曰應知無背面要須常現

前對曰驗在目前曰自領出去又謁西湖西峯庵
主主曰絕頂西峯路峻機誰敢攀超然凡聖外瞥
隔兩重關舉便問如何是兩重關曰月從東出日
向西沒對曰庵主未見明招時如何曰滿盞油難
盡進曰見後如何曰多心易得乾舉機辨如電砰
雷射不可把玩諸方畏服號舉道者自住持多夜
參曰諸上座吾門之事多少奇特擁之不聚推之
不散可謂活鱖鱖地只欠承當在雖然如此有一
人不肯在且道不肯底人具什麼眼目若於遮裏
甄別得出山僧讓禪床與上座若也甄別不出擲

拄杖云看取又曰僧家以寂住爲本豈可觀州獵
縣看山門境致過時蓋爲生歿事大所以古人到
一處所見箇村院主也須問過如今兄弟往往蹉
過不肯遞相博問昔龍牙問德山鑒公仗劔取師
頭時如何鑒便引頸龍牙曰頭落也鑒便休去莫
是德山無機鋒麼爲當別有道理良久曰德山引
頸龍牙獻劔舉歿時七十餘塔于海會
贊曰無爲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歿者人之所畏耻
者人之所避而泉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避其避
此其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真吾不知其偽將質之

於天地方是時叢林以肅嚴相尚沙門以修潔相
高一有指目重為媿耻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
大道若非苟然舉公名著叢林如薛仁貴著白袍
西平王著錦帽真勇於道者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五

禪林僧寶傳第十六

廣慧璉禪師

廣慧璉禪師

翠巖芝禪師

廣慧璉禪師

翠巖芝禪師

禪師名元璉者閩人也得法於首山念禪師住汝
州廣慧寺璉福顧廣穎瞻視凝遠望見令人意消
嘗謂衆曰我在先師會中見舉竹篋子問省驢漢
曰喚作篋子即觸不喚作篋子即背作麼生省近
前掣得擲地上云是什麼先師云瞎省從此悟入
我道省驢漢悟即大殺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遮
箇說話須是到此田地地方相委悉情見未忘者豈

免疑謗又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
將那肯家中歿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
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旣
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
口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
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內翰祕書
監知郡楊億大年問曰承云一切罪業皆因財寶
所生勸人踈於財利况南閩衆生以財爲命邦國
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璉
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大年曰海壇馬子似驢大璉

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大年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
慙媿大年嘗書寄內翰李公維叙師承本末其詞
曰病夫夙以頑蠢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
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
牆面之無慙者誠出席間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
師每垂誘導自雙林影滅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
知所旨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
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蒿蓬諒之旨趣正與安
公同轍並自廬山歸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
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嗣南院念念

嗣風穴風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
臨濟嗣黃蘗黃蘗嗣先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嗣
讓和尚卽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
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叩無方蒙滯俱釋半歲
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
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
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
峯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
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
子丹霞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
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
自良出於鼇峯也忻幸忻幸大年所叙詳悉如此
豈欲自著於禪林乎予恨其手編傳燈錄至首山
之嗣獨載汾陽而不錄廣慧機語何也
贊曰廣慧機緣語句雖不多見然嘗一嚮知鼎味
大率如刀斫水不見痕縫真可謂作家宗師也平
生說法如雲雨暮年止得一揚大年魯國儒生何
其少哉

翠巖芝禪師

禪師名守芝太原王氏子也少弃家依

或作潞州

承天寺試法華經得度爲大僧講金剛般若經名
滿三河學者追崇之時昭禪師出世汾水芝疑之
往觀焉投誠入室特受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升
座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
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僧問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真實事請師舉芝曰兩段不同向下
文長又問滿身是眼口在什麼處芝曰三跳進曰
不會芝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大衆僧俗中
皆有竒人且如本朝楊大年偈曰八角磨盤空裏
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

南辰後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斷衲僧口又曰魯
祖見僧來便面壁南泉曰我尋常向師僧道未具
胞胎已前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大愚卽不然未
具胞胎前會得打折你腰密諫李公守南昌請住
西山翠巖開堂祝聖曰睿算增延法輪常轉且道
法輪如何轉會麼須彌頂上笑翻身却來堂中疊
足坐阿呵呵是什麼飯籬裏坐却受餓和泥合水
且與麼過上士聞之熙熙下士聞之肯可思量却
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直言曲七一桃李火
中開黃昏後日出芝譏呵學者寡聞得少爲足曰

汾陽有十智同真法門鍛佛祖鉗鎚今時禪者姿
質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真芝曰
先師言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
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爲眼目決斷是
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
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
麼生是十智同真如今一切點出一同一質二同
大事三摠同參四同真智或云五同徧普六同具
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先師
又曰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

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徧
普何人同真志或云孰能摠同參那箇同大事何
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悲點
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
見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也大省力
後生晚學刺頭向言句裏貪着義味如驢舐尿處
棒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
言半句便點頭嚙唾道已了辦上座大有未穩當
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
道不說有高低真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吞流同增

咸妙峯高聳揔擎持萬派千谿皆渤澥七金五嶽
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
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
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
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
能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墜愚癡物物會同
流智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卽心佛非心佛歷世明
明無別物卽此真心是我我心猶是機權出芝
曰此叙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設施隨根巧
回牙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

叙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圓無彼此
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芝曰此叙石
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
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只
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爲聞聰明舒光只要辨賢
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萬般巧妙一
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叙馮仰宗派也或
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白雲飛
隱隱當臺透金鳳芝曰此叙石頭藥山宗派也象
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闕因公致問指歸源

昔趣來人明皎潔芝曰此叙雪峯地藏宗派也或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搥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叙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際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管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

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鏗勸同袍莫強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知宗脈莫漫汗求劫長沈生歿海難

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叙德山臨濟宗派也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悅聞芝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芝趯出履一隻善退身而立芝俯取履善輒踏倒芝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瞠立其後芝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又有僧稱講金剛經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有狗卧繩牀前芝趯之狗起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芝曰若解卽成法相作偈曰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餵嬰孩一朝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嘉祐之初

示寂塔于西山
贊曰大愚翠巖皆予故園少時往來兩山之間有
老衲大父友也言芝無恙時事曰衆未嘗登三十
輩屋老常以木拄將傾處過者疑將壓焉芝提笠
日走城郭村落寺如傳舍粥飯亦有不繼時追繹
其高韻作偈曰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
折我此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

禪林僧寶傳第十六

禪林僧寶傳第十七

浮山遠禪師

投子青禪師

天寧楷禪師

浮山遠禪師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游并
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墮三
寶數乃可受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
曷若爲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
足戒謁汾州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荊天禧
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

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
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
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
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
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依
滁州瑯琊覺禪師應舒州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爲
省公之嗣次住姑蘇天平山又住浮山旣老退休
於會聖巖因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叙佛祖
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參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
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

帶其五曰理事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
挾兼帶其八曰金鍼雙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
學者旣已傳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
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
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
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
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遠
叱去之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
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來
將作境語會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

如何曰犀因翫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或遠
饒不作境語會亦未會在何謂也云犀遠玉骨插
因翫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也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
聞遠竒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旁
文忠收局請遠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
事如兩家著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
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
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
徒勞違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
往失黏心羸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

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
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
之遠偈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贊曰黃
金打作鑰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
動無言童子暗嗟噓又作明安玄公贊曰黑狗爛
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遠雅
自稱柴石野人歿時已七十餘少時與達觀穎公
薛大頭七八輩游蜀幾遭橫逆遠以智脫之衆以
其曉吏事號遠錄公

投子青禪師

禪師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經得度爲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或作林菩薩偈曰卽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弃去游方至浮山時圓鑒遠禪師退席居會聖巖遠夢得俊鷹畜之旣覺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留止三年遠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青

開悟拜起遠曰汝妙悟玄機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令取狗口汝更怱怱我卽便嘔服勤又三年圓鑒以大陽皮履布直裰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無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廬山慧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住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潛通暗證者比比有之異苗翻茂果符前識青平生不畜長物弊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

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
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爲病忽有
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爲再來泉元
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
四日盥沐升座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
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舍利
靈骨以閏六月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
五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無爲子楊傑爲贊其像
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翁
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一本云黑頭生得白頭兒有得法上首

一名道楷禪師

天寧楷禪師

禪師名道楷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爲人剛勁孤硬
自其少時卽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游京師
籍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
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
人言句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
舜也無楷擬訓之青以拂子撼之曰汝發意來早
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下再拜卽去青呼
曰且來楷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

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厨務勾當良苦對曰不敢曰
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
炊飯曰汝作什麼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
從青游園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對曰與和
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
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
曰更請舉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卽點燈來曰
上來下去惣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
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闕他不可曰
與麼慇懃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還沂閑居

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任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
之招提龍門又遷任郢州之大陽隋州之大洪皆
一時名公卿爲之勸請洞上之風大震西北崇寧
三年有詔任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
住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
奏楷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卽賜紫伽梨
號定照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
慈特差彰善閣祇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
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卽時焚香升座仰祝聖
壽訖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

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
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
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任持之意
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
敢飾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聞之
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
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
楷一本知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瘁有疾乎楷曰
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卽於法免罪譴楷
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

罰著縫掖編管淄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楷氣色
閑暇至淄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勅放令
自便庵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卧楷慮禍或
之乃日各食粥一楹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
人政和七年冬勅賜所居庵額華嚴禪寺明年五
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寫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
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
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楷在大陽青華嚴
遣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
山道微微退罷還浙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

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深有旨法作
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刹刹塵塵
處處譚不勞禪子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
巖前鳥不銜二曰灰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
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聞地若教開灰口長安依
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灰中活得是非
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冰河紅燄
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
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
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

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楷舊隱與虎爲鄰虎
嘗乳四子月餘楷闕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
攜其一還虎得彘曳至弄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
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鳥皆鳴翔其上楷卽放
還之其寄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事稀
虎馴庵畔怪來遲寥寥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
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巖間一覺睡
忘却百年憂

贊曰宗門尚繼嗣則若依彷彿世典禮爲之後者爲
之子遠使青續洞上已墜之綱是也然青楷父子

任重道遠皆能刻苦生歿以之卒勃然而興賢矣
哉

禪林僧寶傳第十七

禪林僧寶傳第十八

大覺璉禪師

興化銑禪師

大覺璉禪師

禪師名懷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也初其母禱於
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其小字泗州幼有遠韻聰
慧絕人長爲沙門工翰墨聲稱甚著游方愛衡嶽
勝絕館于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聞南昌石
門澄禪師者五祖戒公之嫡子也往拜謁師事之
十餘年去游廬山圓通又掌書記於訥禪師所皇
祐二年正月有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

九日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
覺禪師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
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倡曰帝苑春
迴皇家會啓萬乘旣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
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宣談祖道上副宸
衷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
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
谿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
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謔漁人
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

情大悅與璉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
和中上書獻偈乞歸老山中偈曰千簇雲山萬壑
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
滿石樓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修撰
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書其略曰妙道之意
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亾然
後竒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
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
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
素春也及情實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

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任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飾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报天恩上聞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楷一本知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瘁有疾乎楷曰楷踈意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卽於法免罪譴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

罰著縫掖編管淄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楷氣色閑暇至淄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勅放令自便庵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卧楷慮禍或之乃日各食粥一盂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冬勅賜所居庵額華嚴禪寺明年五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寫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楷在大陽青華嚴遣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罷還浙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

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深有旨法作
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
處處譚不勞禪子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
巖前鳥不銜二曰灰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
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闇地若教開灰口長安依
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灰中活得是非
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冰河紅燄
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
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
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

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楷舊隱與虎爲鄰虎
嘗乳四子月餘楷闕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
攜其一還虎得彘曳至弄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
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鳥皆鳴翔其上楷卽放
還之其寄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事稀
虎馴庵畔怪來遲寥寥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
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巖間一覺睡
忘却百年憂

贊曰宗門尚繼嗣則若依彷彿世典禮爲之後者爲
之子遠使青續洞上已墜之綱是也然青楷父子

任重道遠皆能刻苦生歿以之卒勃然而興賢矣哉

禪林僧寶傳第十七

禪林僧寶傳第十八

大覺璉禪師

大覺璉禪師

興化銑禪師

禪師名懷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也初其母禱於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其小字泗州幼有遠韻聰慧絕人長爲沙門工翰墨聲稱甚著游方愛衡嶽勝絕館于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聞南昌石門澄禪師者五祖戒公之嫡子也往拜謁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圓通又掌書記於訥禪師所皇祐二年正月有詔任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

九日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
覺禪師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
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倡曰帝苑春
迴皇家會啓萬乘旣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
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宣談祖道上副宸
衷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
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
谿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
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謔漁人
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

情大悅與璉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
和中上書獻偈乞歸老山中偈曰千簇雲山萬壑
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
滿石樓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修撰
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書其略曰妙道之意
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亾然
後竒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
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
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
素春也及情實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

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何如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乎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

良可歎也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璉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有曉舜禪師住棲賢爲郡吏臨以事民其衣走依璉璉館于正寢而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咸怪之璉具以實對曰吾少嘗問道於舜今其不幸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聞者歎服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棲賢寺治平中璉再乞還山堅甚英宗皇帝留之

不可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
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
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命翰林學士
兼侍讀端明殿學士蘇軾爲之記時京師始建寶
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璉歸山二十餘年年八十
二無疾而化

贊曰璉公生長於寒鄉棲遲於荒遠鉢飯布衲若
將終身一旦道契主上名落天下而能焚龍腦讓
正寢非其素所畜養大過於人者何以至是哉至
於與士大夫論宗教則指物連類折之以至理使

其泮然無疑則亦知爲比丘之大體者歟

興化銑禪師

禪師名紹銑泉州人也住潭州興化禪寺開法嗣
北禪賢禪師銑有度量牧千衆如數一二三四長
沙俗樸質初未知飯僧供佛之利銑作大會以誘
之恣道俗赴謂之結緣齋其後效而作者月月有
之殆今不絕荆湖之民向仰之篤波及蠻俗章丞
相惇奉使荆湖開梅山與銑偕往蠻父老聞銑名
欽重愛戀人人合爪聽其約束不敢違梅山平銑
有力焉湘南八州之境歲度僧數百開壇俱集以

未爲大僧禪林皆推擠銑勝其門曰應沙彌皆得
赴飯自其始至以及其終三十餘年不易人以其爲
難時南禪師道價方增荆湖衲子奔趨入江南者
出長沙百里無託宿所多爲盜劫掠路因不通銑
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使得宿食而去諸
方高其爲人晚得風痺疾左手不仁然猶領住持
事日同僧衆會粥食不懈銑以精進爲佛事公卿
禮敬以爲古佛元豐三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右
脇累足以手屈枕而化闍維收舍利兩目睛不壞
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屈折色鮮明
併塔之閱世七十二坐六十四夏號崇辨大師
贊曰雲門臨濟兩宗特盛於天下而湖湘尤多雲
門之裔皆以宗旨自封牙相詆訾北禪賢公銑之
師也賢於雲門爲四世孫而銑獨能以公爲心中
塗設館以待求道他宗之輩非特矚理甚明亦抑
其中有異於人故其火化之日二腸雙睛皆不壞
此其驗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八

禪林僧寶傳第十九

餘杭政禪師

西余端禪師

餘杭政禪師

政黃牛者錢塘人住餘杭功臣山幼孤為童子有卓識詞語皆出人意表其師稱於人有大檀越竒之以度牒施之跪奉謝而不受其師問故曰恩不可輕受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廕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為安其師自是益竒之年才八果以

其志爲大僧游方問道三十年乃罷其居功臣山嘗跨一黃犢蔣侍郎堂出守杭州與政爲方外友每來謁必軍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政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而談笑終日而去一日郡有貴客至蔣公留政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因款清話政諾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又作送僧偈曰山中何所有嶺

上多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冬不擁鑪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工書筆法勝絕如晉宋間風流人嘗笑學者臨法帖曰彼皆知翰墨爲貴者其工皆有意今童子書畫多純筆可法也秦少游見政字畫必收畜之有問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九峯鑒韶禪師嘗客政韶坦率不事事每竊笑之一夕將卧政使

人呼韶不得已顰頰而至政曰月色如此勞生擾
擾對之者能幾人韶唯唯而已呼童子使熟炙韶
方饑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盃韶匿笑去曰
無乃太清乎政風調高老益清癯嘗自贊其像曰
貌古形踈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
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西余端禪師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
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住西余山嗣
姑蘇翠峯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綵

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饑寒
者錢穆父赴官浙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
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詬逐竟爲
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
本來赴齋中塗奸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
笑顧客曰此僧胷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灰雞
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雞爲狸害法不可食將弃
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
跪作祭文曰維靈生有鷹鴉之厄灰有湯鑊之災
生時要汝報曉灰後無人收埋奉爲轉化檀越施

肚爲汝作棺材一本云閻梨無可布言卒携雞去
以施饑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
乃開帙目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
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
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
陽守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
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
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
敬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
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

倒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
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耶掄曰止乃坐引聲
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
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子厚留飯端瞋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
喫素汝却喫葷子厚爲大笑時呂太尉吉甫亦留
丹陽三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
第一曰惠卿修之十年子厚獨稱鍛可忘憂嵇康
得僊竟作劍解端說偈曰章公好學仙呂公好坐
禪徐六喻檐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爲笑樂元

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閔圓照粹美不悟其譏也端客無錫欲歸湖旦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竒怪逸人也病

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贊曰予竄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頓衰耆年物故無餘所至鷓道人成阡陌皆飽食游談無根而已喟然長想如政黃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者然高風逸韻且爾况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士平生大槩使後之俊流得以覽觀焉

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
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
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
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
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
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
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
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
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
咸以爲言侵尋晚暮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

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
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
三子方驗前言也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
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
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贊曰如來世尊曰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
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
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媼女
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
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

輕言末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言法華臨終乃曰
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是也

華嚴隆禪師

禪師名道隆不知何許人至和初游京師客景德
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謹門者呵之不悛一夕
還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
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
軒撼之驚矍問名字歸奏上閱名道隆乃喜曰吉
徵也明日召至偏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
有旨館于大相國寺燒朱院王公貴人爭先願見

隆未漱盥戶外之履滿矣上以偈句相誦唱絡繹
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
禪師隆少時師事石門徹禪師嘗問曰古人云但
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
如何徹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
聞或見千竒百怪他惣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
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先洞山示
衆曰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兒以一著州中一著
村中一著縣中其一用家中財物其一用外處錢
物有一人不得家中錢物用亦不得外處錢物用

且道那一箇合在州中那一箇合在縣中那一箇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箇莫明輕重否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去僧曰恁麼則屬功也曰是僧曰喚作什麼功曰喚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過處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隆曰古人知有便能如州裏人耶亦須

因奉重而至耶徹曰洞山曰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向曰喫飯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功曰放下饅頭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又問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勲五位也譬如初生鵝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蕩隆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禪師遂爲廣慧之嗣皇祐二年詔廬山僧懷璉至闕演法於後苑化成殿上召隆問話機鋒迅捷上悅侍衛皆山呼隆卽奏疏曰臣

本凡庸混跡市里夤緣佛法依近天顏出入禁庭
恩渥至厚荐更歲籥衰病相仍未甘退於山林坐
貪蒙於雨露因循至此媿負在顏恭惟皇帝陛下
天縱聖神生知妙道染爲詞翰如日昭回下飾萬
物而臣蒙許賡和似霧領略纔見一斑人雖不言
臣豈無忤伏見僧懷璉比自林藪召至京都議論
得其淵源詞句特出流輩禁林待問秘殿談禪臣
所不如舉以自代伏望聖慈許臣於廬山一小刹
養痾待盡不勝犬馬戀軒之情取進止疏奏不許
有旨於曹門外護國寺北建精舍以居號華嚴禪

院隆旣得謝事喜見言色閑居竒衲名緇多過從
有乘侍者來自大陽乘後住福嚴隆問在大陽得
力句對曰明安嘗問曰有一人徧身紅爛卧在荆
棘林中火繞周而若親近得此人禪門大啓若親
近不得佛法無靈驗時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
者親近得此人明安曰令渠出來我要相見時又
荅曰適來無左右祇對和尚安曰相隨來也卽禮
拜退隆曰若果如此冷如毛栗細如冰雪乘曰禪
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隆曰我初見廣慧渠
方欲剃髮使我擎橙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橙子

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後因叙陳
在石門所悟公案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
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爲
伊燒却乘曰藝不辜人有僧誦璉公詩上問佛偈
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
人同隆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璉作此偈虛空釘
橛也乃曰虛空釘鐵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閑學解
安著佛階梯又見達觀穎禪師戲作偈曰解答諸
方語能吟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曰
佛法却成戲論後生無識遞相效學不可長也但

曰二般雖雜道也勝別施爲有僧曰洞山寶公譏
五祖戒禪師行藏落人疑似其至洞山乃上堂說
偈曰嗟見世聲訛言清行濁多若無閻老子誰人
柰你何隆曰寶麤行不遜賣師取名不可取也曹
谿曰真實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來說他人短自短
先在我寶暴其師之失教誰檢點凡沙門釋子寂
默爲要華嚴論曰唯寂唯默是心造如來之樣不
著不戀是路入法界之轍寶賣洞山薑鋤雙峯地
已爲道人取笑也隆爲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
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

全身建塔于寺之東

贊曰隆夜卧寺闔之外朝登秘殿之上揖讓人主
談出世法有補宗教蓋所謂有異能解一世奇禪
衲也歿未五十年叢林且不聞其名况機緣語句
乎可爲太息予少時容華嚴及見其檀越岑氏之
子孫家藏隆偈藁并被遇之迹甚詳今追繹十纒
得其一二著于此以俟知者耳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